

明慧週報

•江苏版• 第29期 2008年7月30日

悼念我熟悉的同修们

◎ 郭居峰，德国



本文作者—郭居峰，现居德国。
2002年6月在辽宁葫芦岛教养院
绝食24天被释放后的照片。

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要告诉人们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九年，它毁掉了无数人的生命以及他们幸福的家庭。

我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一介书生，从小没吃多少苦，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另外一种人生，在北京的街头拾起别人扔下的盒饭，在室外多次露宿。

我被非法关押过四次。在大连教养院我第一次经历了电刑，当电棍放到我脖子上的时候，伴随着哒哒声响，我的全身痉挛，我闭上双眼拼命的挣扎着，突然间我闻到空气中皮肤烧焦的气味……

我庆幸我还活着，来到了自由的世界，拥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为那些逝去的同修代言。迫害太残酷，短的篇幅无法记录，下面只收录了几例。

1、王秋霞（下图），女，四十八岁，辽宁省大连市人，个体经营者，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被辽宁省大连市教养院迫害致死。我们以前在一个炼功点，那时我经常去她家读书。她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曾去大连戒毒所看望过她，她向我描述警察用烟头烫法轮功学员面部的酷刑。在她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的时候，我曾经给她和她的姐姐（残疾人）送去过冬的棉衣。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王秋霞在教养院三楼被工作人员包围，暴徒们用尽各种手段毒打、折磨，在长时间的迫害折磨下，王秋霞在神智不清时写下了“悔过书”。第二天，即六月十日早上，当她清醒的时候，马上要回“悔过书”，却遭到暴徒们更恶毒的殴打，连续不断的毒打、折磨直至中午左右，王秋霞已奄奄一息，在被送医院的途中去世。到晚上九点左右教养院才通知家属，家属看到当时王的整个头脸肿大变形，整个身体成黑紫色，双腿肿大呈黑紫色。大连教养院对女法轮功学员迫害得非常严重，主要迫害方式有用棒子捅阴道、灌辣椒水、开水烫肢体等。（接下页）



【明慧网】“今天是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整整九年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点起蜡烛，尽管周围仍是长夜的黑暗，但是这点点烛光就是在昭示世人，光明与希望仍旧与我们同在。”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地上，默默的点起盏盏烛火，用烛光守夜的形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头目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是第九个年头。法轮功学员在这九年之中，坚持“真、善、忍”的理念，和平理性的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九年来，已核实姓名的就有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受酷刑折磨；被曝光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更是令人发指……

许多人一直在问：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在烛光夜悼开幕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因为恐惧。它（中共）恐惧法轮功在七年时间吸引了一亿人修炼的感召力，恐惧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恐惧法轮功弟子对信仰的坚守。……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既不退却，也不诉诸暴力，这种精神的力量让中共知道它靠谎言、暴力和恐惧拼凑的生存环境正在解体。

中共曾在一九九九年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九年过去了，国际社会看到的是，法轮功洪传八十多个国家，获得了三千多项褒奖，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四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浪潮。中共在这场迫害中，在妄图摧毁人类道德基石的同时，最终却把自己推到了穷途末路。这些法轮大法修炼者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维护正义与和平，把“真、善、忍”的美好深植于人们心中，为人类树立了一座光照千古的道德丰碑。◇



悼念我熟悉的同修们（续）

2、**陈勇**，男，三十四岁，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大法弟子，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陈勇善良、正直，周围邻居都很喜欢他，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银行职员，处处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一九九五年至九八年

曾连续四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他于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三年，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教养院和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关山子教养院是省级教养院，是辽宁省所有普教最恐怖的地方，我们是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一起从大连教养院被送到关山子教养院的，他曾经向我亲口描述了在大连教养院他受到老虎凳酷刑折磨的经历。他去世后家中只有一个八岁男孩。

3、**潘兴福**，男，三十一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邮局干部。他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七台河监狱、牡丹江监狱，二零零五年一月含冤去世。妻子张力被非法判刑九年，现被非法关押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潘兴福和我同岁，我



陈勇



潘兴福

镇江恶警高学智绑架七旬老人刘文芬

江苏省镇江市金山派出所警察高学智，七月七日平白无故在街上绑架七旬老人刘文芬。

七月七日下午四时左右，家住镇江西站路的七旬老人刘文芬正走在京几路上，不期与金山派出所警察高学智迎面相遇。高学智看见刘文芬手里拎着一个小手提包，当时就要非法搜查。刘文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犯，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恶警高学智要强行搜查，强拉硬拽，把刘文芬从京几路十二路汽车停靠站附近一直拉拽到牛皮坡路口。

刘文芬为了让更多的人围观而造成严重的道路堵塞，叫高学智放手，让她正常走路，但高学智不听，并指使一帮赶来的110警察，生拉硬拽，把刘文芬抬着上了警车，绑架到金山派出所。恶警把抢去的包非法打开，里面只有钱和卫生纸。恶警傻眼了。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竟遭到如此攻击，导致身体多处伤痛，特别是手腕被扭伤红肿。

刘文芬于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身心变化很大，多年的病症都消失了。刘文芬文化不高，识字不多，但学功后不长时间就能够通读《转法轮》，处处都能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家庭和睦，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相处的十分融洽。

然而自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九年来，刘文芬一直遭迫害，她多次被恶人盯梢、监视、上门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并被非法拘留。

们是在一九九九以后认识的，他在当地是少有的优秀人才，小学跳了两级，十六岁的时候就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的少年班，毕业后他在双鸭山市邮电系统工作，担任过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一九九八年他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全省只有五十名，双鸭山只有一个）。在同龄人中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工作业绩无人能及，技术无人能比。

二零零二年潘兴福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到七台河劳改队，后来被送牡丹江劳改队。他曾经向我描述他被迫干过的活有：喂猪、揉面、擦地板，真的让人心痛。二零零四年六月，他在走廊行走的时候突然晕倒，经检查是

贫血，之后病情恶化，后来监狱怕承担责任把他送往双鸭山市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兴福妈妈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儿子，当时儿子已经被疾病折磨得脱了像，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骨瘦如柴，只有八十多斤，六十四岁的妈妈都能将他背起来。二零零五年一月末，兴福的身体突然恶化，不幸于三十一日含冤离世。第二天小城飘起了片片雪花，又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中国发生了。潘兴福去世后，他的妻子正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家中剩下妈妈和5岁的儿子壮壮相依为命。

帐簿

每个人都有一本帐簿，从出生到死亡。帐簿上记录着人一生所做的一切，包括别人对自己的恩怨。作为一名中国人，许多人的帐簿上都记有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共邪党。中共教人说谎都已成了习惯，所以当人们对着血旗发毒誓说把一生献给邪党时，并不是真的想献给它，但帐簿上却着实的记下了这一笔债。

法轮功弟子为了使人们不把宝贵的生命献给邪党，正在帮助大家抹掉这笔可怕的命债。接受帮助的人们会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留下来，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



**7月1日：全球退党日；7月：全球退党月
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党保平安！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新闻集团联合公告**

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发表的《郑重声明》：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员。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